

序 一

借假廉牧師 (Rev. G. W. Mackay, M. A., D. D.)

我感到莫大的喜悅，遵照所囑，就我的父親——喬治·萊斯黎·馬借 (George Leslie MacKay) 及他在臺灣的晚年，略予記述。

我的父親於1901年6月2日逝世。其時我年十九歲；因此，我對父親和他的工作，所知十分詳盡。他爲人信仰虔誠，沉毅堅定，盡臻於主耶穌之宗旨。他的高度適中，胸部發達，既有膽識，而精力亦復充沛，生平態度積極。他常因研究、教書、講道、巡視各地教會，或治療病患，而忙碌不堪。他的雙瞳漆黑，炯炯有神；黑髮，直至逝世時，蓄有髯鬚。聲音明晰有力，說話時總充滿自信。曾聽過他講話的人們，常說他們是絕不會忘記他的。他是天賦的演說家，中國話的流暢，如當地人無異。

父親的另一特徵，就是似乎永不疲倦。他只要很少的睡眠時間，就能維持；他常穿草履，能長距離跋涉。他能自淡水至宜蘭，或淡水至臺南，作徒步往返旅行，而毫無倦容。他的目的一直在於宣揚耶穌基督的教義，爲達到上述使命，寧願受絕大的艱苦，並面臨種種危險。

父親熱愛斯土的人民，以各種方式盡力增進他們的福祉。他教門生們應用西方醫藥，在各教堂設置藥局，進行簡易的醫療，不收分文。他給農民各種蔬菜種籽——特別是甘藍 (Cabbage, 土稱高麗菜) 和花椰菜 (Cauliflower, 土稱菜花)，故此等蔬菜的食用，就很普遍了。他又移入水蠟樹 (Privet, 土稱苦林盤) 及夾竹桃 (Oleander, 土稱桃接竹)，此兩種植物現亦到處可見了。

自1872~1894年，父親主持的教會發展得生氣蓬勃。但在中日戰爭後的1895年6月17日，臺灣割讓給日本。日人的來臨，在此島上引起甚多的紛擾和變動。臺灣人民視日人爲外來者，就抵抗此種新的統治。零星的戰鬥散見於各地。持有武器的臺灣人民，有時進行相當頑強的鬭爭。經過多年以後，所有抵抗始告平熄。在此期間內，傷亡累累，而甚多基督信徒流離失所。有一次，父親曾往晤日人總督乃木大將，乃木氏後來成爲日俄戰爭的英雄。父親替苦難的臺灣人民有所訴述。乃木將軍仔細地聽取後，握住我父親的手，說對他的報告，表示感謝，並允保護教會及其工作者。他對父親和全體傳教者，發給特別通行證，以便他們到處進行基督教工作，而不再受阻礙。

和平恢復後，我的父親照舊工作，在淡水 Oxford Collegé 執教，並至鄉間傳道。

1900年，他最後一次訪問宜蘭平原。該處有甚多平埔族的居民，因父親的關係，而改信基督教，彼此感情甚為融洽。當他離開最後巡視的那間教會時，他們一面高歌，一面跟隨至渡船。他們見到所敬愛的牧師——僭博士與往昔有異，心裏非常難受。父親回轉身子，向他們招手，也不禁熱淚盈眶了。[他也許知道：不能再見到他們可愛的面容了。

他回家時，似乎很倦，說話感到困難。但他仍舊執教於 Oxford College。後來他完全不能發聲，就將講義書寫於黑板上。他的喉頭已患可怖的癌症，可是我們尚不知道。他赴香港就醫（我當時在該處攻讀），前後滯留兩個月，然並無效驗。他就返回臺灣，心裏知道此次回家就將束手待斃。

雖然他已瘠瘦，且因不能吸取適度的營養，故身體極為衰弱，但他那鋼鐵般的堅毅意志，仍未消失。在臨終前數日，我奉命自學校返家。父親聞香港來船抵達，即自病床起身，穿着衣履，行至大門口迎我，[其步伐威嚴如軍人]云。（以上我聞自河南的麥克·克魯爾（McClure）博士。克博士在父親病殆時，特來照料者）。又 Oxford College 的學生，嘗在午夜為鐘聲覺醒。他們感到驚異，就起床赴大會堂，見他們所敬愛的院長，穿戴十分整齊，坐在桌子旁，等着開始講授。

1901年6月2日，僭博士逝世的消息傳出後，生前友好，自整個臺灣北部各地，前來吊唁。若干人步行三日，始告抵達。他的遺體，葬於淡水，墓地是他生前所擇定的。其地景色可愛，位於高處，可下瞰蔥綠的田野及遠方的海洋。父親長眠之地，已在西人公墓的牆外。他之所以選擇該處，是希望有幾位因父親的感化，而改信基督教的友好，將與他作伴安息啊！

父親的墓碑上勒字如下：

IN MEMORY

of

REV. G. L. MACKAY D. D.

FIRST MISSIONARY

to

NORTH FORMOSA (紀念首先抵達臺灣北部傳教的 C. L. 馬僭
神學博士)

ARRIVED MAR. 9TH, 1872 (1872年3月9日抵達)

BORN MAR. 21ST, 1844 (1844年3月21日出生)

DIED JUNE 2ND, 1901 (1901年6月2日逝世)

PS. CXXV. 2 (詩篇第一二五篇第二節)

ERECTED BY HIS STUDENTS. (門人敬建)